

散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月亮的晚上

我一个人走在山路上。

两旁的木麻黄长得很高很密，风吹过来，会发出一种使人听了觉得很恍惚的声音，一阵强一阵弱的，有点像海潮。

海就在山下，走过这一段山路，我就可以走到台湾最南端的海滩上。夜很深了,路上寂无一人,可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有月亮。

因为月亮很亮，把所有的事物都照得清清朗朗的，山路就像一条回旋的缎带，在林子里穿来穿去，我真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假如我能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的话，该有多好！

不过，当然，我是不能这样的。我应该回到旅馆房间里去。因为，这个白天我已经在海边画了一天了。明天早上，还要和另外几位朋友一起到山里面去写生，我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房间去洗澡、睡觉,好准备明天的来临。

可是，我实在不想回去，这样的月夜是不能等闲度过的。在这样的月夜里，很多忘不了的时刻都会回来的，这样的一轮满月，一直不断地在我的生命里出现，在每个忘不了的时刻里，它都在那里,高高地从清朗的天空上俯视着我,端详着我,陪伴着我。

白昼的回忆常会被我忘记，而在月亮下的事情却总是深深地刻在我心里，甚至连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也不会忘。

就好像有一年在瑞士，参加了一个法文班的夏令营，在山里一幢古老的修道院里住了十天。学生里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几天下来就混熟了。有个晚上，十几个人一起到教堂后面的树林里去散步。那天晚上月亮就很亮，可是在林子里的我们起先并不太觉

得，等到从林子里走出来面对着一大片空阔的草原时，才发现月亮已经将整座山、整片草原照耀得如同白昼。比白昼更亮的是一种透明的水绿色的光晕，在山间在草丛里到处流动着，很亮可是又很柔,像水又有点像酒。

我们都静下来了，十几颗年轻的心在那时都领会到一点属于月夜特有的那种神秘的美丽了。没有人舍得开口，大家都屏息地望着周围，好像都希望能把这一刻尽量记起来，记在心里。

然后，一个从爱尔兰来的男孩子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跑啊 看谁先跑到那边的林子里去!”

是啊！跑啊！在这一片月色里，在这一片广大的草坡上，让我们发狂地跑起来，用我们所有的力气，一直跑到对面的林子里，对面的阴影里去吧！

大家都尖叫着往前冲出去了，我动作比较慢，落在他们后面，可是仍然嘻嘻哈哈地跟着跑。这时候，前面人群里的一个男孩子回头对我笑着喊了一句：

“快啊 席慕蓉,我们等你!”

我怔了一下，不知道他怎么会晓得我的名字的。我只知道他是在苏黎世大学读工科的一个中国同学，白天上课时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从来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那时候，我连他姓什么也不清楚，而在他回过头来叫我的那一刹那，我却忽然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月光下他微笑的面容非常清晰那样俊秀的眉目是在白昼里看不到的。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可是,在那天晚上,月下的他回头呼唤我时的神情,我总觉得在什么时候见过一样的：一样的月、一样的山、一样的回着头微笑的少年。

当然，那也不过只是一刹那之间的感觉而已，然后我就一面挥手，一面脚下加劲地赶上，和他们一起横越过草原，跑进了在等待着的那片阴暗的树林里了。

那天晚上以后的事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想,大概不外乎风比较大了,天比较冷了,夜比较深了 然后,就会有比较理智的人提议该回去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世间每一个美丽的夜晚不都是这样结束的吗？

我以后一直没再遇到过那个男孩子,但是,有时候,在有月亮的晚上,我常会想起一些相似的月夜,也就常会想起他来。好多年也这样过去了。

回国以后,有一次,在历史博物馆开画展,一对中年夫妇从人丛中走过来向我道贺,交谈之下,才知道男的曾和我在瑞士的夏令营里同过学，忽然间想起来他就是那天晚上那个在月光下回头向我呼唤的少年,眉目之间,依稀仍留有当年的模样。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大声地问他：

“你记不记得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月亮底下赛跑的事 ?”

他思索了一下,然后很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完全想不起来了。我倒记得在结业典礼上我们中国同学唱茉莉花唱走了音,你又气又笑的样子。”

我记得的事情他不记得,他记得的事情我却早都忘了,多无聊的会晤啊！他的太太很有耐心地听着我们交谈，也露出了感兴趣的笑容,可是,有些话,我能说出来吗 面对着眼前这一对衣着华丽、很有风度的夫妇,我能说出我那天晚上的那种感觉吗 如果我说了,会引起一种什么样的误会呢？

当然,我没有说,我只是再和他们寒暄几句就握别了,听男的说他们可能要再出国,再见面又不知道会是哪一年了。当时,在他们走后,我只觉得可惜,如果能让他知道,在如水般流过的年华里，有一个曾经那样清晰地记得他年轻时某一刹那里的音容笑貌，他会不会因此而觉得更快乐一点呢？

月亮升得很高,我已经快走到海边了,木麻黄没有了,换成一丛一丛的芒麻,在岩石间默默地虬结着。它们之中有好多开花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又长又直的花梗有一种很奇特的造型，月亮在它们之上显得特别的圆。

海风好大，把衣服吹得紧紧地贴在身上，我恐怕是该往回走了,到底,我已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我了。

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原来,不管怎么计划,怎么坚持,美丽的夜晚仍然要就此结束，仍然要以回到房间里，睡到床上去作为结束。这么多年来，遇到过多少次清朗如今夜的月色，有过多少次想一直走下去的念头，总是盼望着能有人和我有相同的感觉，在如水又如酒的月色里，在长满了萋萋芳草的山路上，陪着我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让所有的事物永远不变，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刻。

而从来没有一次能如愿。总是会有人很理智又很温柔地劝住了我，在走了一半的路上回过头去。总是会有人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对。总是会有人笑我，说我所有的是怎样痴傻的念头啊！

而今夜，没人在我身旁，我原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可是，我仍然也只能微笑地停了下来，在海滩与近在咫尺的海水之前停了下来。浪潮轻轻地打到沙岸上，发出叹息一样的嘶声，而我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惟一能做的事,仍然只有转过身来,往来路走回去。

不过,今夜的我,到底是比较成熟些了吧,我想,其实,我也不必为一些没能说出的话，或者没能做到的事觉得可惜。我想，在我自己的如水般流过的年华里，也必然会有一些音容笑貌留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心里了吧。日子绝不是白白地过去的，一定有一些记忆是值得珍惜，值得收藏的。只要能留下来，就是留下来了，不管是只有一次或者只有一刹那，也不管是在我知道的人或者不知道的人的心里。

世事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月亮在静静地端详着我，看我微笑地一个人往来路走回去。

生命的滋味

一

电话里,T 告诉我，他为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终于发脾气骂了人了。

我问他,发了脾气以后,会后悔吗？

他说：“我要学着不后悔。就好像在摔了一个茶杯之后又百般设法要再粘起来的那种后悔,我不要。”

我静静聆听着朋友低沉的声音，心里忽然有种怅惘的感觉。

我们在少年时原来都有着单纯与宽厚的灵魂啊！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成长的过程里让它逐渐变得复杂与锐利？在种种牵绊里不断伤害着自己和别人？还要学着不去后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那一整天，我耳边总会响起瓷杯在坚硬的地面上破裂的声音，那一片一片曾经怎样光润如玉的碎瓷在刹那间迸飞得满地。

我也能学会不去后悔吗？

二

生命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争夺,包括快乐与自由在内,都免不了一番拚斗。

年轻的时候,总是紧紧跟随着周遭的人群,急着向前走,急着想知道一切，急着要得到我应该可以得到的东西。却要到今天才能明白,我以为我争夺到手的也就是我拱手让出的,我以为我从此

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从此失去的。

但是，如果想改正和挽回这一切，却需要有更多和更大的勇气才行。

人到中年，逐渐有了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再那么重要了，而一直被自己有意忽略了的种种却开始不断前来呼唤我，就像那草叶间的风声，那海洋起伏的呼吸，还有那夜里一地的月光。

多希望能够把脚步放慢，多希望能够回答大自然里所有美丽生命的呼唤！

可是，我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回答它们，从小的教育已经把我塑铸成为一个温顺和无法离群的普通人，只能在安排好的长路上逐日前行。

假如有一天，我忽然变成了我所羡慕的隐者，那么，在隐身山林之前，自我必定要经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厮杀吧？

也许可以这样说：那些不争不夺，无欲无求的隐者，也许反而是有着更大的欲望，和生命作着更强硬争夺的人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呢？

三

> 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则我爱所有的人,我爱全世界,我爱生命。如果我能够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则我必能够说“在你之中我爱一切人，通过你，我爱全世界,在你生命中我也爱我自己。”
>
> ——E·佛洛姆

原来，爱一个人，并不仅仅只是强烈的感情而已，它还是“一项决心,一项判断,一项允诺。”

那么，在那天夜里，走在乡间滨海的小路上，我忽然间有了想大声呼唤的那种欲望也是非常正常的了。

我刚刚从海边走过来，心中仍然十分不舍把那样细白洁净的沙滩抛在身后。那天晚上，夜凉如水，宝蓝色的夜空里星月交辉，我赤足站在海边，能够感觉到浮面沙粒的温热干爽和松散，也能够同时感觉到再下一层沙粒的湿润清凉和坚实，浪潮在静夜里声音特别缓慢,特别轻柔。

想一想，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装满这一片波涛起伏的海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把山石冲蚀成细柔的沙粒并且把它们均匀地铺在我的脚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酝酿出这样一个清凉美丽的夜晚？要多少多少年的时光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等候到我们的来临？

若是在这样的时刻里还不肯还不敢说出久藏在心里的秘密，若是在享有的时候还时时担忧它的无常，若是在爱与被爱的时候还时时计算着什么时候会不再爱与不再被爱；那么，我哪里是在享用我的生命呢？我不过是不断地在浪费它在摧折它而已吧。

那天晚上,我当然还是要离开,我当然还是要把海浪、沙岸,还有月光都抛在身后。可是，我心里却还是感激着的，所以才禁不住想向这整个世界呼唤起来：

“谢谢啊 谢谢这一切的一切啊!”

我想，在那宝蓝色深邃的星空之上，在那亿万光年的距离之外，必定有一种温柔和慈悲的力量听到了我的感谢，并且微微俯首向我怜爱地微笑起来了吧。

在我大声呼唤着的那一刻，是不是也同时下了决心、作了判断、有了承诺了呢？

如果我能够学会了去真正地爱我的生命，我必定也能学会了去真正地爱人和爱这个世界。

四

所以，请让我学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让我学着不去后悔，

当然，也请让我学着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

请让我终于明白，每一条走过来的路径都有它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请让我终于相信，每一条要走上去的前途也有它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

请让我生活在这一刻，让我去好好地享用我的今天。

在这一切之外，请让我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让我知道，整个人类的生命就有如一件一直在琢磨着的艺术创作，在我之前早已有了开始，在我之后也不会停顿不会结束，而我的来临我的存在却是这漫长的琢磨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我的每一种努力都会留下印记。

请让我，让我能从容地品尝这生命的滋味。

淡淡的花香

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植物？为什么总喜欢画花？

其实，我喜欢的不仅是那一朵花，而是伴随着那一朵花同时出现的所有的记忆；我喜欢的甚至也许不是眼前的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我心里所唤起的那一种心情。

今天，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句使我动心的话，他说：“友谊和花香一样，还是淡一点的比较好，越淡的香气越使人依恋，也越能持久。”

真的啊！在这条人生的长路上，有过多少次，迎面袭来的，是那种淡淡的花香？有过多少朋友，曾含笑以花香贻我？使我心中永远留着他们微笑的面容和他们的淡淡的爱怜。

恐怕要从那极早极早的时刻开始追溯吧。

小 卫 兵

幼年时的记忆总有些混乱，大概是因为太早入学的关系，记得是五岁以前，在南京。

只因为姐姐上学了，我在家里没有玩伴，就把我也送进了学校,想着是姊妹一起,可以有个照顾,却没料到分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被分到另外一班。

不到五岁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无能是因为年龄的幼小,却只以为是自己笨。所有同学都会的东西,我一样也不会 他们都能唱的歌，我一句也跟不上;一个人坐在拥挤的教室里,却觉得非常寂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是盼望着放学，放学了，姐姐就会来接我，走过学校旁边那个兵营的时候，假如是那个小卫兵在站岗，他就一定会送我一朵又香又白的花朵。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众多的放学回家的孩子里,他会单单认出了我,喜欢上我,在那整整一季开花的季节里，为我摘下，并且为我留着那一朵又一朵香香的花，在我经过他岗亭的时候，他就会跑出来把那朵花放到我的小手上。

已经忘记他的面貌了，只记得是个很年轻的卫兵，年轻得有点像个孩子。穿着过大极不合身的军服，有着一副羞怯的笑容，从岗亭里跑出来的时候，总是急急忙忙的。

花很大很白又很香，一直不知道是哪一种花，香味是介乎姜花和鸡蛋花之间的，这么多年了，每次闻到那种相仿佛的香味时，就会想起他来。

想起了那一块遥远的土地，想起了那一颗寂寞的心。

想起了我飘荡的童年，离开南京的时候，没有向任何一个玩伴说过再见。

高　吉

想起高吉,就想起那些水姜花。

在北师艺术科读书的时候，高吉是我同届普通科的同学。

我们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熟识起来的，每天在上晚自习之前，坐在二楼教室走廊的窗前，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说，一面说一面笑,非要等到老师来干涉了,才肯乖乖地回到各自的教室里去做功课。

那个时候,有些同学已经在交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然而,在我和高吉之间，却是一种很清朗的友情。大概是一起编过校刊之

类的，我们彼此之间有着一种共事的感觉，谈话的内容也是极为海阔天空。

日子过得好快，毕业旅行、毕业考试，然后就毕业了。整个七月，我都待在木栅乡间的家里，每天都喜欢一个人在山上乱跑。

有一天上午，高吉忽然和另外一位同学到我家来找我。在我家门前，两个高大的男孩子竟然害羞起来，站在院墙外不敢进来，隔着一大块草坪远远地向我招呼。

父亲那天正好在家里，坐在客厅落地窗内的他似乎很吃惊，不知怎样应付这件对他来说是很意外的事情。对他来说，我似乎还应该是那个傻傻的一直像个小男孩的“蓉儿”，怎么冷不提防地就长大了，并且竟然是个有男孩于找上门来的少女了呢？

我想,父亲在吃惊之余,似乎有点恼怒了,所以,他冲口而出的反应是：

“不行,不许出去。”

可是,那一天,刚好德姐也在家,她马上替我向父亲求情了：

“让蓉蓉去吧,都是她的同学嘛!”

我一直不知道是因为德姐的求清还是因为父亲逐渐冷静下来的结果，但是在当时，快乐的我是来不及去深究的。在父亲点过了头之后，我就连忙穿上鞋子跑出去和他们会合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高吉。

那天我们三个人跑到指南宫的后山去，山上溪水边长满了水姜花,满山都充塞着那种香气。高吉说他要回金门去教书了,我说我也许可以保送上师大。那天天上有很多朵云,在我们年轻的心胸里,也有着许多缥缈的憧憬,我们相互祝福,并且约好要常常写信。

但是，两个人分别了之后，并没有交换过任何的讯息，我终于知道了他的讯息是在二十多年之后，在报上看到金门的飞机失事，

他在失事的名单里，据说是要到台湾来开会，已经是小学校长了。

在报上初初看到他的名字时,并没有会过意来,然后,在刹那之间,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对我来说,一直还是那样年轻美好的一个生命啊！这样的结局如何能令人置信呢？

“高吉,高吉,”我在心里不断地轻轻呼唤着这个名字。在这个时候，那一年所有的水姜花仿佛都重新开放，在恍惚的芳香里，我听任热泪奔流而下。

我是真正疼惜着我年轻时的一位好朋友啊！

野生的百合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上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却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的山上，竟然四处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

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

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而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

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十八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的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着的洁白的花朵；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曾经错过的美丽再重新相遇？

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陈开始攀下山岩，在深草丛里为我一朵一朵地采撷起来，宋也拿起相机一张又一张地拍摄着，我一面担心山岩的陡削，一面又暗暗希望陈能够再多摘几朵。

陈果然是深知我心的朋友，他给我采了满满的一大把，笑着递给了我。

当我把百合花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

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的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

多少年前的事了！也不过就是那么一次而已，也是四个人结伴同行，也是同样的暮色，同样的开满了野百合的山巅，同样的微笑着的朋友把一整束花朵向我递了过来。

也不过就是那么一次而已，却从来也不曾忘记。

令人安慰的就是不曾忘记。原来那种感觉仍然一直深藏在心中，对大自然的惊羡与热爱仍然永远伴随着我,这么多年都已经过去了，经历过多少沧桑世事,可喜的是那一颗心却幸好还没有改变。

更可喜的是，在二十年后还能再重新来印证这一种心情。因此，在那天，当我接过那一束芬芳的百合花的时候，真的觉得这几乎是我一生中最奢侈的一刻了。

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

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随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

就像我今天遇见的这位朋友，在他所说的短短一句话里，包含着多少动人的哲思呢？

我说的‘动人”,就如同有几位真诚的朋友,总是在注意着你，关怀着你,在你快乐的时候欣赏你,在你悲伤的时候安慰你,甚至，在向你揭露种种人生真相的时候，还特意小心地选择一些温柔如“花香”那样的句子，来避免现实世界里的尖锐棱角会刺伤你；想一想，这样宽阔又细密的心思如何能不令人动容？

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

对我总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都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塞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地不肯散去？

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们陪我一起走这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走得更长和更久一点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然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掺进一些淡淡的悲伤，就像那随着云雾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了吧,无论是欢喜或是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地来走上一趟。

我想,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了。

灯　　火

在夜雾里，请你为我点起这所有的灯火。

一

他曾经在她五岁那年，来过她家。

他们两家原是世交，然而那次会面的实际情形到底如何，经过这几十年，真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只是两人都因而有了一种朦胧的认定 在她五岁那年,他们就已经见过了。

在父执辈的筵席上，她偶尔会遇到那样的场面：父亲举杯向一位朋友劝酒，那位伯伯坚决不肯喝，父亲就会说：“怎么？五十年前就认得了的朋友，竟然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了吗？”

说也奇怪，原来千推辞万推辞说是有心脏病有胃病的伯伯忽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马上举杯一饮而尽，并且容光焕发地在掌声中转过来笑着要父亲再来干一杯了。

那时候,她的心里总会有一种温热的感动。五十年 五十年 而且是怎样流离颠沛的五十年啊！在那样漫长艰困的岁月之后还能与年轻时的朋友再相见,再来举杯,这样的一杯酒怎能不一饮而尽呢？

她慢慢能体会出这种心情了。在已经进人中年的此刻，能够有个像他那样的朋友坐在面前，听她一五一十地把最近种种苦乐的遭遇都说了出来，实在是一种幸福。

而无论她说了些什么，他都会默默聆听，间或插进一两句话，剩下的时间，他总是用一种宽容的眼神瞅着她，唇边还带着笑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